

成人之美

我坐下来写一本书的时候，我并没有对自己说：“我要加工出一部艺术作品。”我之所以写一本书，是因为我有谎言要揭露，我有事实要引起大家的注意。

——（英）乔治·奥威尔

梁卫星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成人之美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成人之美兮 / 梁卫星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5360-6071-5

I. ①成… II. ①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3820号

责任编辑: 苏灿明
技术编辑: 易 平
封面绘画: 苏 皓
装帧设计: 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2.5 1 插页
字 数	290,000 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7,000 册
定 价	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题记：

艺术的夸张与集中，最终成就的无非是一面镜子。如果照镜者临镜自省，我坚信，这是一种对自我的超越与成全；若是你羞恼成怨，甚至于怒从中生，远过于镜子里的形象，那么，我请你谨记：那只是你的业报，要相信，神看你，其悲悯不曾漏过一根发丝！

——梁卫星

中国教育的惨淡人生（代序）

钱理群

读梁卫星老师的这本“教育小说”，我总要想起鲁迅的《夜颂》。

鲁迅说，人在白天日下，是戴着“人造的面具”，穿着精心设计的“衣裳”的，在深夜独处时，就脱下了面具和衣裳，面对“赤条条”的自我。但还有皮肤——这也是掩饰物。于是，就要揭皮见骨，才露出血淋淋的真实。

梁卫星小说里的每一个人物，在一开始，都戴着面具，穿着衣裳；但随着小说情节的推演，慢慢地，不知不觉地，放下面具，脱了衣服，揭开皮，就让我们读者赫然看见了每一个人的“血肉人生”：它是血淋淋的，同时又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

这同时是作者自己的“血肉人生”——他确实如鲁迅所说的那样，无情地解剖着他的人物，更无情地分解着自己。于是，小说里的每一页，每一行，都闪现着手术刀的寒光，逼视着每一个人物，又逼视着作者自己。真是刀锋过处，血肉毕现，人生的惨淡真相，

怵目惊心。

这解剖的刀锋更逼向我们每一个读者：就在阅读的此刻，我们也还戴着面具。

于是，通过痛苦的拷问灵魂的阅读，所有的人——小说人物，也是生活中的“海老师”、“贾老师”、“邹老师”、“吴老师”、“孙老师”们；小说的叙述者“苏老师”和他的同龄人“江老师”、“田老师”们；还有小说的作者梁老师；还有小说的序言作者钱老师；以及每一个读者：张、王、赵、李……老师、非老师们——都“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无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了。

这正是我的，我相信也是每一个真诚的读者的，真实的阅读体验：仿佛裹在无边无际的黑暗里，体味着其中的恐惧，清醒和温馨。

于是，我们都成了“爱夜的人”，而且开始有了“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重新打量我们熟悉的，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日常教学生活，再度观察我们生活于其间的见惯不怪的教室，校门口，街道……就突然有了让我们出一身冷汗的发现。

这是“夜”中的“暗”：“夜的降临，抹杀了一切文人学士们（其中自然不可缺少我们这些‘教育者’——引者注）当光天化日之下，写在耀眼的白纸上的超然，混然，恍然，勃然，灿然的文章，只剩下乞怜，讨好，撒谎，骗人，吹牛，捣鬼的夜气，形成了灿烂的金色的光圈，像见于佛画上面似的，笼罩在学识不凡的头脑上。”

这更是“白日”之“暗”：在“热闹，喧嚣”的“高墙后面，大厦中间”，“弥漫着惊人的真的大黑暗”；“现在的光天化日，照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

作者身在其间，甚至也曾沉溺，突然惊醒，却苦于难以拔出，就想通过写作以自救，或许也能唤起一二同道以相扶。于是，就给自己规定：要揭开“黑暗的装饰”的一角，在“人肉酱缸上的金盖”上打一个小洞，抹去（哪怕只是部分地抹去）“鬼脸上的雪花膏”，还一个黑暗的真实。

这是一个逐层深入的过程：由教育者（小说里的每一位老师，组长，主任，校长，局长）的黑暗——内心的与人际关系的黑暗；到教育的黑暗——体制的，权力结构的黑暗；到社会的黑暗——社会关系与体制的黑暗，改革的黑暗；最后到存在的黑暗——人性的，教育与社会本体的黑暗。正是对这四大黑暗的追问与揭示，构成了这部“教育小说”的丰厚的内涵。它是文学的，是教育学的，社会学的，也力图达到哲学的深度。对这位年轻的中学老师，可以说是一个沉重的挑战和负担，不仅是学识、笔力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于是，作者写得大汗淋漓，我们读者也读得心惊肉跳。

但作者也因此成为一个“爱夜的人”；而如鲁迅所说，“爱夜的人，也不但是孤独者（孤独是思想者的宿命——引者注），有闲者（‘有闲’即超脱，就能够成为清醒的观察者，批判者——引者注），不能战斗者（多疑的思想者很难成为‘战士’——引者注），怕光明者（因为许多‘光明’都是伪饰和谎言——引者注）”。也还是鲁迅所说：“爱夜的人于是领受了夜所给与的光明。”这也是一位哲学家的概念：“盛满光明的黑暗。”

这是确实的：当发掘灵魂的深，挖出隐蔽的“恶”的同时，也必然遇到同样深藏的“善”。人性的善与恶，光明与黑暗，本来就是难解难分，纠缠为一体的。通体光明的教育的乌托邦世界，永远存在于彼岸；此岸的教育从来和理想的教育是有距离的，因而总是

黑与白，善与恶交织的。区别仅在于健全的社会里，人性与教育能做到“扬善抑恶”；如果人性与教育都在“扬恶抑善”，那么，这个社会就出问题了，而且是大问题。这也是生活在当下中国社会与教育环境中的作者，以及我们，最感痛苦的。

尽管大环境出了问题，但我们自己却要坚守“扬善抑恶”的人的底线，教育的底线，文学的底线。于是，作者在揭示笔下的人物的“恶”的同时，又发掘着人性的“善”；在“无情解剖”以后，又有“理解的同情”。读者感受着尖锐的疼痛，又体验着悲悯的忧伤。——这都是更高的人生境界，教育境界和文学境界。

我们应该为作者这样的努力，表示感谢。——他的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了“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语），我们将在绝望与希望的起伏中获得教育人生的真实，而真实的人生是最珍贵的。

最后，还要从我的专业——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角度，说几句。我把梁卫星老师的书归为“教育小说”，这本身就是一个文学史的概念，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都和教育小说有着血缘性的关系。我曾经说过，五四新文学运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校园文学运动，它最初的作者和读者都来自校园。不仅是北京大学这样的大学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中心和发源地，而且还有许多中学，师范学校，都成为各地方新文学的培育基地。这样，反映大学与中小学学校生活的教育小说，就成为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并且产生了叶圣陶的《倪焕之》这样的教育小说的经典。而当代文学的研究者都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代文学发展到“新时期”，第一篇标志性的作品，就是刘心武（他当时是一位中学教师）的《班主任》，这正是一篇教育小说。但在我的感觉里（我不是当代文学的专家，不敢说

有研究)，以后主要给成年人读的教育小说就逐渐边缘化。因此，我读到梁老师这本《成人之美兮》，不仅在观察和认识当下中国教育问题上获得许多启示，而且还有一种文学史研究者的兴奋，因为它在文学上提供了新的东西：不仅是前面提到的对中国教育人生观察、剖析的锐利和深度，更创造了新的文学典型——在我看来，至少“海老师”、“贾老师”、“邹老师”与作为叙述者的“苏老师”，这四个典型是可以进入当代教育小说的人物画廊的，每一个人都足以写出有分量的“人物论”。因此，以自己的阅读经验和判断，我可以大胆地说一句：这本《成人之美兮》是具有文学史的意义和价值的。

2010年5月13日—16日

目录

中国教育的惨淡人生(代序)	钱理群	1
成人之美兮		1
后记		388

1

和许多同学相比，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中考没考好，爷爷把我弄进了黄花一中，黄花市数一数二的中学，市重点。爷爷是一中的语文老师，他是特级，是在学校领导面前有话份的人。父母给了我生命，堂爷爷给了我生活。高中时代，我们这代人就饱受就业困难的威胁，所有的老师都有一句相同的口头禅：同学们啊，要努力啊，不考上重点，将来怎么找工作呢？就是一般的重点，找工作也很困难，你们要努力啊。然后，他们给我们看一些蚁族生活艰难的报道。我们知道这是恐吓，也是实情。我们的父母也没少在我们耳边这样唠叨。要到很多年以后，我们才能明白，生存的恐惧过早植入了我们心中。我智力平平，竞争力也平平。好在有爷爷，爷爷其实不是我的亲爷爷，但却比亲爷爷还要亲。我们家到我这代，几个房头也只有我一个男孩子，爷爷把我当成了他的亲孙子。他说，这是他对老苏家的责任。爷爷给我弄了一个自主招生的指标，一切路径都被打通了，我勉勉强强过了关。到填志愿的时候，他说，你就填个师大吧，爷爷没别的什么本事，到你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也该退休了，最后一次拿这张老脸去求求人家，到一中教个书，发

财就不要想了，生活嘛，紧巴些，是足够了。我记得自己当时瞪大了眼睛，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师大是部属重点，全国排名都靠前的师范大学，找个工作难道真是像老师们说的那么难吗？你以为师大很牛啊？爷爷说，小子，到你大学毕业时，莫说师大本科，就是研究生要进一中，没人怕也难如登天！好一点的位置，早好多年后面就排满了人哩，别的行业你想都莫想，你以为我愿意求人啊，臭小子！

刚进大学，我们忘记了高中老师们就业艰难的诅咒。能够考上重点，我们都已脱了一层皮。长期以来，我们很累，没人知道我们到底有多累，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只是知道自己解脱了，我们把所有的课本、资料、试卷一袋子又一袋子运到外面去卖。我们不知道废纸原来这么值钱。我们不知道十多年来竟然积存了这么多废纸。我们卖掉我们的童年，我们卖掉我们的少年，然后我们一起去看电影。我们一个个醉倒在黄花的柏油路上，嘴里嚎叫着不成调的歌词，我们赖在地上不肯起来，原来不管不顾倒在地上竟然这样爽啊！

我们赖在地上，享受着堕落的快感。一摊烂泥的快感。当我们不能不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大学已经过了三年。我们只用两三个月的时间，就适应了大学生活。别提我们的课程，别提我们的老师。那没什么意思。没谁在意它们。我们的课程最多的是什么？当然是思想品德！为什么？我不知道。我一点也不知道。只能说这是传统。他们贯穿了我们的整个大学课堂。他们点名，不到就不让我们毕业。没关系，我们就在那里。我们玩手机，玩电脑，玩男女游戏，或者权当休息。我们更相信生活。我们要拿英语四、六级证书。我们要拿计算机初级证书。我们要拿心理学教育学证书。我们

要拿的证书太多，我们对那些没兴趣。我们心不在焉地看看这些书，然后在考试来临的时候用钱去解决。没钱不能解决的问题。有人专门干这个，他们有最先进的科技设备，他们有最好的组织策略，只要有钱，他们什么答案都能给你送来。当然有被抓到的时候，但没关系，多考两次就行了。我们就靠他们拿到了所有的证书。

我们的专业？文学？别开玩笑，这年头哪有什么文学！教文学的老师有的匆匆忙忙，上课匆匆，下课也匆匆，他们照本宣科，考试的内容总在他们自己编辑的教材里，他们不为难我们，他们没把我们当回事，他们有更重要的事。他们开文化公司，他们有不间断的文学交流会，作品座谈会，他们飞来飞去，他们太忙。有的老师总是很忧郁，他们不照本宣科，他们抛开了文学，他们在我们面前怨天尤人，告诉我们他们怀才不遇，他们喜欢和女生交流。我们知道，他们把我们当成了垃圾桶。他们没给我们什么印象，包括他们的文学。我们的生活丰富而又单调。有的人雄心壮志，他们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他们竞选各种社团职务，他们和校园名流、行政干部混得个脸熟，这就是他们的目的，这个目的通向更高的目的，我们都知道。有的人情场得意，他们换了一个又一个朋友，他们从不说爱情，他们崇拜下半身。遗憾的是，美丽漂亮的女孩子不玩这种游戏，她们天生丽质难自弃，她们出入豪华酒店，成为博导名教授或成功商人的禁脔，她们不做超女，超女最后不还得做操女吗！我属于哪一种？我胸无大志，知道自己不是升官发财的料，买彩票撞大运的想法倒有，却从来没有试过。我对恋爱游戏也没兴趣，我没有钱购买待价而沽的性资源。我过早失去了生命的激情与向往。我对未来没有任何展望。生活于我，只是随波逐流。这很容

易让人空虚，我不喜欢空虚。我更喜欢做宅男，成天坐在电脑前，不亦乐乎地游戏。我是游戏一族。胸无大志的人都是游戏一族。没有什么样的游戏能难得了我，在游戏世界里，我是那个一呼百应的国王。我喜欢这种感觉。我是个现实的人，我甘于平庸，可我喜欢这种感觉，尽管我知道，这只是玻璃房里的感觉。

可是到四年级了，一下子就到四年级了！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呢？现实露出了狰狞面目。高中老师的诅咒又响彻我们的心空。同学们开始整天为工作发愁，他们四处奔波，不断降格以求，先是跑遍省城所有中学，又去应试下面县市各级学校。或是到处投简历，不漏过一个人才招聘会，农民工招聘会上也弥漫着他们凄凄惶惶的眼神。然后，他们成天盯着手机，等待幸运召唤。眼瞧着他们从意气风发变得神神叨叨，从开朗自信变得沮丧多疑，我想起爷爷当初说的话，不能不佩服他老人家的远见卓识。那时候，我和几个衙内少爷无心无肺坐在电脑前玩游戏的笃定与悠闲让我的同学们发疯。

那是4月的一个晚上。我的手指在键盘上自由滑动。如行云流水，如手挥五弦，如号令三军。我想，那气势，那风度，真是酷呆了。噼噼啪啪，手指过处，恐怖分子一个个应声倒下。我喜欢这种过时的游戏，特别喜欢。我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不知道身体在扭秧歌一般扭动，嘴里发出喔喔喔的呻吟，眼珠狂乱闪动。我到高潮了。高潮真好。突然，一股巨大的力量从膝下涌起，键盘像被暴风卷起一样从我的手腕下跳出来飞了出去。它在空中画了一道弧线，在数据线约束下又弹了回来，啪，跌落在我的脚下，仿佛不甘一般挣扎着在地上扭动了几下，然后才瘫了下去。我开始有些茫然，然后我醒了，我哗地站起来，带得键盘盒嘣嘣直响。我顾不上这些了。我恶从心头起。这比冬天挡人阳光更可恨。我破口大骂，你妈

的个 B。其实我还不知道我在骂谁。直到脏话出口，我才看到了奶妈。奶妈这段时间一直很狼狈，可今天却不是狼狈，是狼藉。他身上到处都是脏兮兮的擦痕，仿佛 20 世纪 80 年代老照片里的补丁。左袖也只剩下了参差不齐的半只，裸露在外面的胳膊青一块紫一块，有如春天风雨中被剥了皮的小树。他恶狠狠盯着我，眼中的绝望恍如鬼火幽幽，他的左眼皮下有一块青色淤肿，更衬得这鬼火如梦。我怕梦。我再也骂不出来，我突然想起他今天要去农民工招聘会应聘。他肯定空手而归了。他嘶喊着，来啊，你来啊，你来打我啊。我无言地转身收拾残局，他大失所望，站在那里好半天不动。然后，他开始嚎啕大哭。我耳边时常响起他那天的嘶叫。

为什么？为什么我，要到农民工招聘会去应聘？好多人啊……人山人海，我们挤破了广场大门——我被挤倒在地了——我被人踩着了——我爬起来，我的衣服——被撕乱了，我身上到处——都——是伤，火——辣辣的，可我——不知道——疼。我只是往前挤。一家又一家，可他们不要我——他们不要我！他们为什么——不要我？

他的声音断断续续，像钢丝一样在我的耳中绞动。接下来是无声的饮泣，好久，他突然发出一声狼一样凄厉的长嚎。我默默抱住他，泪水不由自主流出来。我们一起哭泣。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哭泣，是愧疚？是同病相怜？我本来不喜欢奶妈，他出身贫寒，比我还还要贫寒，可他很喜欢享受。其实我们这代人都喜欢享受，别人有的我们都要有，我们毫无负担地找家里人要钱。买电脑，买 MP4，买智能手机，买名牌衣物，社会和学校把我们变成了纯粹的消费动物。现在，我才想到，我不喜欢奶妈大概是因为我不喜欢自己可又摆脱不了自己。奶妈是社团积极分子，平时趾高气扬，总是在我们

面前炫耀和什么教授什么主任关系怎么样，可到找工作的时候，这些人全当不认识他一般。他开始急，到处求职。在那一刻，从他身上，我看到了自己。我想起了爷爷，如果没有爷爷，我会是什么样子！我不敢想，我哭得一塌糊涂。

不过，快到5月份的时候，爷爷还是吓了我一跳，他说，苏笔啊，你到网上投些个简历试试吧，或者你自己带几份简历到一些个学校跑一跑。那时候我已经卷铺盖回家了，学校早几个月前就没人陪我玩了，提前喝完牢骚与怨气横飞的散伙酒，衙内少爷们就到他们老子的单位或公司上班去了，考研的同学则已经在校外租了房子，准备持久战，奶妈们自然是到处求食去了。大多数胸怀大志的同学也终于没能从他们熟悉的名教博导行政大佬们那里得到什么好处，他们也汇入了求食队伍。我回到家里，像一头麻木的猪，除了睡觉吃饭就是窝在电脑前反恐或射门，或是和一些不认识的人聊天吹牛。爷爷每次来家里，我总是一副无论魏晋不知有汉的派头。他连连摇头，苏笔啊，我怎么从来就没见你看过书呢，你这样子怎么去教书啊，到时候，误人子弟，可是要遭人骂的。我嬉皮笑脸地说，爷爷，你是特级，多牛啊，我怎么也达不到你那个境界啊，一般性教教书，我是知道的，我又不是没在一中读过书，老师们的水平别人不知道，您还不知道啊，有教参，教案，行了，更何况还有爷爷的弟子们照顾，混日子，没问题的。

爷爷气得面色紫红，连连叹息：败家子！败家子！他转身就往外走，爸爸妈妈在后面连连赔罪。送走爷爷，他们转身就到了我的房里，只是看着我，并不说话。脸上也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我仍然满不在乎地笑着，爸妈，没事的，你们儿子你们还不相信啊，教个书而已。爷爷年纪大了，怕我在学校轧他的脚，丢他的

脸，是可以理解的，你们担心什么。你们儿子我乖巧着哩！爸爸妈妈你看着我我看着我，也是不停摇头：你真是爷爷说的败家子，不是你爷爷，我看你做什么，怕是讨米都没人理。他们说他们的，我照旧玩我自己的。

他们哪里知道，我其实也是百无聊赖啊。我能对他们说什么呢？看书？有什么好看的，大学四年，我们都是混过来的，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成了游戏专家，有的人还兼任泡妞专家或是马屁专家，那些个在大学里的所谓风云人物个个满脑子的升官发财梦，其实不过志大才疏而已。谁不想升官发财呢？我也想，可我没那么幼稚，我的父母只不过是普通的小市民而已，升官发财岂是无缘无故的吗？像狗一样侍候人当然也可以等来升官发财的那一天，但我没有那份动心忍性的意志，还是混吧。我是很实在的了，知道自己没什么用，只求混碗饭吃而已。除了那些人人都知道的假大空道理，学校从来没教给我们关于生活、责任、发展的实实在在的智慧，四年下来，我们只学会了一个字：混。书有什么好看的呢？书中没有美人如玉，更不会有黄金满城。车到山前必有路，我只知道，这个世界，大家和我都差不多，只要我不贪心，我不相信没我一碗饭吃。当然，我这样想，还是依仗着堂爷爷这个靠山，靠我自己或是爸妈，我也知道，一碗饭其实也未必那么简单就能端在手里。我能跟他们说这些吗？我不能。

可是5月份的时候，爷爷心事重重地对我说，苏笔啊，你去投几份简历吧，你去一些学校跑跑吧。他坐在我的对面，长长吐了一口烟，烟雾浓浓的，在我和他之间缓缓弥散开来，我看不清他的表情，我感觉爷爷很遥远。我的心脏突然猛烈跳动起来，我的脸绿了。我说，爷爷，怎么了？工作有困难了吗？爸妈的脸也绿了，他